

時文
天下

靈性 痛

黃獻國 錄本

黃獻國◎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生活經驗是一筆無價的
思想財富 | 黃獻國

天時
文下

黄献国 灵 性 俑 集 本

黄献国◎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灵性俑/黄献国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8

ISBN 978 - 7 - 5387 - 2191 - 1

I. 灵...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2185 号

灵性俑

作 者	黄献国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曾艳纯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5638648 发行科: 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黄献国读本

灵性脩

生活經驗是帶着你的
思想財富 | 黃獻國

这是一部纯粹的日常生活小说。小说里的人们，不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也仍是一群纯粹的普通人。

——题记

第一章 >>>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的那个夜晚，我跟屠非洲在中队储藏室里一只炮弹箱上下棋。那是一种大众化的幼稚游戏，用白色粉笔在箱盖上画个棋盘，横竖都是五道，交织出奇妙的联想。每人执五粒棋子，都是从中队部文书那儿要来的纽扣儿。那时候军衣上的纽扣没有五星也没有八一。屠非洲将扣面朝上，我将扣面朝下便分出了敌我。于是开始永无止境地厮杀。这游戏有个挺凶的名字，叫做走虎道。

屠非洲掏出一盒礼花牌香烟，很大气地撕开精美的红色包装纸，将一大把烟撒在炮弹箱上，自己捡起一支点燃，很深沉地吸一口。他从不向别人敬烟，但他的香烟别人可以随便抽。我们一支接一支地抽起来，寂静的储藏室里被烟雾搅得很热闹。

我说：“这棋盘为什么只画五道，而不是六道，也不是四道？”

他说：“人长五根手指头，少一根不行，多一根没用。五根指头画出的棋盘就是五道。这叫潜移默化。林彪有五虎上将，叫左膀右臂，左右两只手都是五根手指头；古人把世界上的物质归纳为金木水火土，叫五行；今晚北京放礼花那叫五彩缤纷。你不觉得我很聪明么？”

“你可以主持一个记者招待会。”

“脑瓜这玩意是爹妈给的。我家老头子曾在世界上五个国家当过大使，我是他和我妈在非洲时播下的种子。哟，世界又是五大洲，他妈的无穷无尽的默契，叫我幸福得想打滚！”说着，他就真的在地板上打滚儿。

我乘机偷了他一粒棋子。

他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向棋盘前，很沉静地说：“对于士兵、小卒子来说，战争不可怕，可怕的是阴谋。没准哪一天，叫人家从棋盘上偷去，揣进口袋里，牺牲了，烈士，一张花纸邮回家，贴墙上，玩完啦。”

我挺惭愧，把那烈士还给他，重新摆回棋盘上。这时候我十七岁。

“这种兵，活着不如死了好！”他将那粒棋子捡出棋盘。这时候他也十七岁。

十八年后，聂卫平抱着氧气袋刮起一股席卷日本王座的旋风。我回忆当年这小游戏，真觉得枯燥无味。那夜一盘盘厮杀出的兴致，也许不全是靠着一包礼花牌香烟的刺激。这判断会在以后的故事里论证。据悉当年孔明就是围棋高手，该评几段姑且不论。当然陈毅元帅也是围棋高手，不知后来在军队里盛行走虎道的游戏，是不是陈毅元帅当年在赣南打游击的光荣传统。

棋盘上的厮杀，凝固在中队长尖厉的哨音里。中队长的铜哨，像周扒皮豢养的红公鸡。兵们私下里给他起了个不公开的绰号，叫周扒皮。

我俩走出储藏室的时候，屠非洲说：“不信你去闻闻，周扒皮的铜哨准他妈恶臭恶臭的！”

这话叫他说应验了。全中队集合的时候，我总闻见一股腥咸的恶臭。

几十号军人用身躯组成一块黑压压的方队，使国庆前夕的夜愈发显得凝重。营房门口雨搭上四十瓦昏黄的灯泡罩住中队长瘪塌塌无精打采的解放帽。帽兜里扣着一个油光光的秃顶。半个世纪的亚热带季风吹落了他原本该是茂密葱茏的头顶。五十岁的人啦，才是“半个皇上”——连级干部，老婆孩子甩在广东老家，光棍一条远在东北带着一帮油耗子，忠诚戍边。胡楂子白了，眼皮稀松，眼珠子却依旧

很少壮。我至今不相信周扒皮会有这么一双动人而又叫人难忘的眼睛。他说，同志们，要打仗了。这回真的要打仗了！上级指示：每人发给一个布条，写上父母姓名、家庭住址。写好了，就拴在储藏室你自己的旅行包上。这意思很明了，军人时刻准备为祖国献身！他说罢，军人们一一走到他面前，每人领一个白布条，然后走进营房。众人的脚步极轻，气氛庄严而又肃穆，像是与一个无形的遗体告别。

我极清楚地记得，屠非洲的布条上写着：非洲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哥大使馆——大使先生收。

那时候，战士行装的重量不得超过三十公斤。除背包而外，每人只能有一只旅行包。中队储藏室很小，不过二十几个平方，里面竖着巨大的木架。木架上有许多四四方方的格子，每人一格，存放旅行包。

我说：“北京城正在放礼花。”

屠非洲系着他的布条说：“那是女人脸上掉下的脂粉渣。”

张兔娃说：“不准你污蔑共产党！”

屠非洲说：“共产党是我爹，你管得着吗？”

回忆这段对话，使我眼前幻化出那个年代的阿拉伯符号：1969。

这是我从军的第一年。

每逢节假日，二十二点才熄灯。这一天，却依旧是二十一点就响起熄灯哨。哨响灯灭，毫不含糊。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们的宿舍有多么大。全中队七十二人，除四名中队干部住小房间，旅行包住小房间，其余六十八个大活人住在一间百十平方的大房间里。想想吧，有六根顶梁柱，顶着巨大的棚顶。六根柱子是象征空军的天蓝色，上面印满了振翅飞翔的和平鸽。和平鸽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斑驳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和军人们的鼾声中，吞噬着一个个和平的童话，这座地勤营房 50 年代初，出自一位苏联空军营房工程师之手。据说，苏联空军地勤都住这种大房间。

灯灭了，黑暗会叫每个人的想像力生出翅膀。四十分钟前，中队长站在昏黄的灯泡下，讲过另一番话，幻化成一幅五彩的版图，震撼我十七岁的心灵：“东北、西北方面，苏军百万屯兵，大军压境……”数千架米格23、米格21，会像秋天里铺天盖地的乌鸦飞过来吗？而我们的歼六（米格19）、歼五（米格17）不是他们的小弟弟吗？我们的老大哥们会在某一个清晨或者黄昏，突然冲进这间大房子，睡在我们的床上打呼噜吗？秋天萧瑟的风从我头顶的窗缝里钻进来，骚扰每一根发丝，钻进我蒸腾着战争故事的毛孔。似乎没有一个军人会怀疑这个耸人听闻的战争动员会是一个可怕的梦呓。我们的飞机，静静地趴在很远的停机坪上没有困意。世界上很少有人体验到住大房间的乐趣和甘苦。咬牙放屁打呼噜会成为每天晚上军人们的笑料。或许哪一天，某个家伙在梦中喊出未婚妻的名字，于是男人们会自然想像那女人的身体和眉眼儿，尤其是睡在床上，简直可怕已极。幸亏那时我还小。我可不愿意在这间房里怀念女朋友。一旦她的名字从我的梦中溜走，准会被他们的想像和被窝裹挟得一塌糊涂，但是，一想到军人这字眼儿，便会觉得神圣起来。另一些悲壮的故事会叫你既胆战心惊，又抚慰你鼾然入睡。大房间的记忆，永远是和平鸽的童话与军人臭胶鞋、汗酸味的混合体。

熄灯好半天了，兔娃才蹑手蹑脚地抱着一只黄帆布旅行包走进大房间。他的机械师柴文进用四十五岁的男中音说：“要打仗了，权当是闭眼了，蹬腿了。还摆弄你那些破东烂西的，有啥球意思！”往日熄灯，要不上两分钟，柴机械师的呼噜就像一堆干柴燃烧起来。屠非洲在被窝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柴禾。这会儿，他不知为啥没睡着。

屠非洲最烦兔娃捣腾那只破旅行包。那里边没有一件值钱的玩意儿，全都是部队发的军衣、衬衣衬裤、线袜子和大裤衩。臭烘烘的解放鞋不舍得扔，也塞在那旅行包里。最可气的是连中华牙膏的包装盒也不舍得扔，里面装满白花花的硬币。兔娃特别喜欢摇那牙膏盒，听钱币碰撞的音响儿。每听到这响声，屠非洲就说，想喝敌敌畏。

臭胶鞋味弥漫开去，接着又是清脆的钱响。

屠非洲表现出不可忍受的烦躁。他将被子蒙住头，闷声闷气地说：“北京城的公共厕所，比你那臭鞋香十倍！”

兔娃嘻嘻笑着说：“你他妈修正主义分子专门打击贫下中农！”他说着，脱下身上一件八成新的衬衣，换上一件褴褛不堪的破衬衣，接着说：“要打仗了，还穿恁漂亮的褂子？叫子弹钻个窟窿，值不得。”

屠非洲撩开被子露出头：“去你妈的！命都不顾了，还顾那破衬衣？”

老柴禾长叹一声说：“我算是想开了。把的确良衬衣、羊毛衫、鸭绒背心都穿上。省得老婆改嫁，把这些好东西，再给另一条汉子。”他翻过身来，对我们说：“兔娃小黄还有非洲，你们记住，我的存款折子，揣在我那上衣口袋里。我死了，你们别忘记，把我那钱折子给我儿子。没有多少钱，四十五岁啦，大半辈子泡在部队里，才混上个排级，‘半百零两块，老婆跟不来，孩子不认爹，家中没有财。’嗨，折子上只有三百块钱。每年回一趟家，钱都垫在火车轮子底下啦！分一百，给老婆做陪嫁，剩下二百给儿子。他苦哇！跟你们一般大，在井冈山上闹土地革命呢……”一席话，说得许多老家伙辗转反侧。空军地勤中队里，有半数是干部，那时各类技师都是三四十岁的“排叉子”。要打仗了，谁没有妻儿老小呢？真够苦的！

中队长走进来，挺凶狠地说：“熄灯啦！闭嘴！”

柴机械师软磨硬泡地说：“要送死啦，下遗囷呢！你小子当年尿床，半夜起来发癩症，直喊发大水，你忘啦？”

大家哄的一下笑起来。中队长最怕这些老家伙，蔫巴悄儿地走开了。

老柴禾躺着点燃一支烟，干咳几声，又说：“他妈的，今晚真怕睡觉！睡着了，跟死掉有啥两样？”

屠非洲说：“我倒想做美梦，尝尝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

是他妈的啥滋味。”

老柴禾用手指掐灭烟头，半是奚落半是自慰地说：“你当你的英雄，我当我的冤死鬼！”说罢，蒙头而睡，没一会儿工夫，鼾声大作。

我也闭上眼，以为今夜不再有故事。

一个油光光的木头脑瓜伸进暖融融的鸡窝。正在酣睡的木头公鸡扑棱棱展翅玩健美。公鸡每个骨节都发出巧工匠斧凿锯刨的清脆音响。伍经纬的嗓音安在木头脑瓜上说，叫哇叫哇你个混蛋懒家伙！木公鸡硬喙无法伸张，却从脖腔里撕出血腥的啼鸣。太阳在地球的另一面，向那些金发女郎们炫耀五彩之屏。中队长的铜哨响了，屠非洲第一个坐起来，凶狠毒辣地给我当胸一拳。我说，你疯了？他说痛快得不得了。中队长喊一声全团进入一等，注意不能开灯！多穿点衣服外面很冷！老柴禾果真穿上的确良衬衣，穿上羊毛衫，又穿上鸭绒背心。张兔娃的胳膊伸进一个破洞，烂衬衣在空气中乱飞一气。看过日本电影《啊，海军》的人就不难想见这种情境。世界上所有的军人都有从梦中惊醒的经历。我们翻身下床，跑下楼梯，牵引车已经停在院子里。喘粗气的军人们爬汽车毫不费力像壁虎翻墙一般伶俐，爬上汽车才开始系纽扣。张兔娃揉着迷浑的眼问，几点啦？几点啦？柴机械师说现在是午夜零点，第二十个国庆节从现在开始。众人心中又多了几分庄严。汽车马达肆虐地撕扯夜的宁静。我怀疑车轮是方的，颠得人五脏欲裂。好在通向机场坎坷的土路不算太遥远。我们跳下汽车又跳上飞机解蒙布。飞机的衣服很大也很重。闪着银光的机身在夜色下很好看。数十架飞机被牵引车拉向起飞线。远处村落没有灯火没有狗吠也没有鸡叫。惟独指挥塔台里灯火辉煌。团长滚圆滚圆的脑袋在塔顶玻璃窗里露出来，仰望星空，没有游动的星群。我把耳朵伸长如雷达搜索遥远的地平线与天空接壤的地方，企图听见狼群奔腾喋血的嚎叫，企望看见从团长腋下飞起一颗绿色信号弹拉开一场大空战的帷

幕。飞行员们从大帕斯车上蜂拥而下，像一只只亮甲虫奔向各自的飞机。我看见熊梦满蹬上梯架的时候双腿发抖牙关嗞嗞打颤。他跨入座舱背起伞带将几十个电钮一一掀开，飞行帽里传出导航台嘀嘀嗒嗒悦耳的叫声。起动车粗大的电缆像一根脐带连接在飞机的腹下，只待团长一声令下，强大的电流就会驱动钛合金的巨大涡轮旋出强劲的气流，将这些钢铁飞行器推向神秘的写满传奇英雄故事的天空。大机群升空是何等壮丽的场面！可是熊梦满的牙关依然嗞嗞打颤。天很冷，东北十月的夜晚寒气袭人，我感觉浑身长满了狗熊的牙齿。我们常把熊梦满叫做狗熊，不是说他笨，其实他很聪明，是因为他长得像狗熊，像一只很好玩很可爱的狗熊。屠非洲对于狗熊牙齿打颤很气愤，骂了一句胆小鬼。老柴禾当即为狗熊申辩说，突出政治的年头飞得太少。一个飞行员一年统共才飞那么十几个小时，当年老毛子帮助咱们组建空军的时候，飞行员们哪一年不飞上六七十个小时？三种气象全天候！如今呢，狗熊他们这一批年轻家伙到部队以后就没有飞过复杂气象和夜航科目。今晚若是真的打起仗来瞧热闹吧！狗熊他们飞上去怕是就回不来啦。中队长耳朵特别尖。他在飞机另一边听到这番话，就在飞机另一边说，谁在那边动摇军心呢？这是军人说的话吗？飞机打光了每人发条枪咱们跟上吴法宪司令员上山打游击！老柴禾气哼哼地反驳说，去你妈的吧，国家养空军是让你打游击的吗？我说你们小点声儿叫狗熊听见太刺激。老柴禾说他听不见他戴着耳机呢。他现在除了听塔台和导航台的声音外什么也听不见。可是后来狗熊很真诚地对我们说他听见了。他听见很多张嘴在耳机里对他说，你飞上去就下不来。当时我真怕狗熊飞上去，那样我们就将失去一个好朋友。我跳上翼根趴到座舱盖上很亲切地对他说，你别害怕，没准这是上级布置的一次军事演习。狗熊不说话，他的眼睛盯住仪表盘，罗盘指示着机场导航台的方向。那该是他在浩瀚的星海中回家的路标。地平仪上的地平线与标线重合，当他离陆登天的时候地平仪就会发生无可奈何的倾斜。人一旦飞离养育他的土地，他的心灵也会发生同样的倾斜。那

是一种失去依托感的倾斜。我看见狗熊在马戏团的大棚里脚踩一只硕大彩球，胆战心惊却又神采奕奕。四方发出女人们尖利的笑声和男人们清脆的唿哨。狗熊从彩球上滑下来，美丽的驯兽女郎给他一块太妃奶糖。屠非洲跳上另一个翼根也趴在座舱盖上说，你别听黄鼠狼说屁话。想活着回来还是男人吗？死了我给你捧骨灰盒，活着回来我们帮你找对象，把卫生队漂亮妞给你弄到手。狗熊咧嘴笑了，果真就不打哆嗦了。老柴禾说，屠非洲哇，你该去当大队政委。屠非洲说，我该去当政委他爹。中队长说，你们干部子弟说话太狂妄。屠非洲说，从现在起我跟我爸爸划清界限，往后你少用干部子弟这顶不红不绿不黑不白的帽子压人。

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屠非洲跟我讲起他的童年。妈妈肚子大起来以后，便躲过外国人的眼目，揣着他回到北京。生他的时候，爸爸没有回来，只给妈妈发来一个电报，四个字：“祝你平安”。电文中没有提到他，他至今耿耿于怀。妈妈后来跟邻居一个女人谈起生他的经历，他系着红领巾在一旁做作业。屠非洲的耳朵溜到两个女人中间。妈妈肚子没疼，就叫外交部给她派来一辆车子。她揣着他进了医院。医生说，胎位很好，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剖腹产。妈妈说，我不是怕疼。我的丈夫是驻外大使，我常常要陪他出入外交场合。你懂吗？医生心领神会，就优待了妈妈一刀。屠非洲对我说，我看过我妈妈的小腹，从肚脐到耻骨之间，有一溜很圆滑的肉棱，那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门缝儿。

“他妈的！”屠非洲骂道，“我出生就没走正门。天生后门入世！怪不得人家骂我们是后门兵！”

其实，他母亲原是芭蕾舞演员，过分珍爱她自己。“外交场合”不过是她母爱不完美的借口而已。屠非洲没有吃过妈妈的奶，他是他奶奶每天从牛奶站取回两瓶牛奶喂大的。父母长年在国外，家里除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和一个老掉牙的老奶奶而外，空空荡荡没有什么意

思。每天放学回家，扭开收音机听孙敬修讲《西游记》；每天晚上睡下，摸着奶奶瘪塌塌的奶子睡觉。爸爸妈妈每年回来度一次假。他怕嗅到妈妈身上的香水味，那味道太陌生太遥远。他怕妈妈用近乎疯狂的举动亲吻他的脸，他也怕爸爸青腮上跟妈妈相似的香味。而爸爸强有力的臂膀箍住他的时候，他简直喘不过气来，晚上爸爸妈妈把他从奶奶床上抱走，那真是灾难性的时刻。睡在爸爸妈妈的钢丝床上，他梦见自己被压在五行山下，眼前布满阴森恐怖的蜘蛛网。

“我就是这样爱上足球的。当守门员，满地乱滚，浑身是土！这样我就倒回我奶奶的被窝里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得意得不行。

他说他奶奶什么都好，就是山西老抠，抠得叫人受不了。她每月到部里去领爸爸的薪水，只留下五十块钱，其余全都存进银行。鸡蛋打开，要用小勺将蛋壳里的蛋青刮干净；削苹果皮儿薄如蝉翼，叫孙子吃果肉，她自己吃苹果皮，最可气的是上厕所，冲水的水流声音大了，奶奶也要惊慌不安，说你拉绳儿轻点拉，拉重了水跑得多，人家就要多收钱的！屠非洲说，小时候受奶奶教导真的不敢使劲拉那根绳。长大了才知道拉轻拉重都要流那么多水，真他妈荒唐！

我们中队厕所里的绳子不知被谁拽折了三根。我一直怀疑那是屠非洲干的。中队长点名的时候训斥说：“拉屎不晓得哪儿使劲吗？谁叫你上下都使劲啦？！谁干的？……”

屠非洲小声嘟囔：“奶奶的孙子。”

我扑哧笑出声儿。

当夜无故事。次日上午出操回来，屠非洲一边解腰带一边对我说：“喂，你说，世界上什么事儿最痛苦？”

问题来得太突然，我一时觉得脑壳里一片空白。天上清静得没有一根风丝儿。

张兔娃急不可耐地说：“肠干拉不下屎。”

我说：“兔娃真有意思。”

屠非洲说：“俗不可耐！……”接着他便矜持不语，很高深的样

子。这天早上没有揭穿痛苦之谜。

那夜全团进入一级战备，真好像肠干拉不下屎。从午夜到清晨，黏稠的时间在九曲十八盘的小肠里缓慢蠕动。战备行动滞留在午夜零点的喧腾上，以后夜空便静得像太平间，没有一点生气。等待战机并不可怕，其中隐匿着一种血腥想像的快感。可是无望的等待却像是在耗费生命。

天亮时，清冽的晨风像无数只瞌睡虫儿，不住地叮咬我们的眼皮，所有的地勤人员都蜷缩在飞机尾部的起动车四周不住地打瞌睡。沉闷的战争空气随逃遁的夜色悄然远去。我看见兔娃跑到飞机喷口正前方的草坪上去撒尿。条件反射使得大家的小腹都有了紧迫感，于是就都跑到草坪上去撒尿。当兵那些年，我对在旷野里施加紧迫感和压抑感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记得那天早上兔娃有个新奇的发现，他高叫老柴禾的“机关枪”不灵了。于是老柴禾系着裤扣儿讲了个故事：过去有个老机械师，每回在机场撒尿，都站在停机坪水泥块边沿上，朝远处一块埋在地里只露个尖尖角的花岗石上滋。一年又一年，后来他发现自己再也滋不着那石头了，就吵着闹着要转业……“喂，对不住老婆啦！”他说。

兔娃问：“那老家伙，走成没走成？”

老柴禾摇摇头不言声。

兔娃追问：“是谁？”

屠非洲呵斥道：“闭上你的三瓣嘴！你爹妈给你安了个脑袋怎么就不会转弯儿？”

兔娃现出一副挺委屈的样子。

中队长不知啥时候也加入了撒尿的行列。他很和蔼地微笑着说：“撒尿滋石头，三点成一线，正说明你是个军人。当兵的不能想媳妇，当官的也不能想老婆，这是兵家常识。老柴呀，再咬牙干几年。等兔娃他们这一茬兵接了咱们的班，我跟你一块儿走！”

中队长不姓周，姓史叫史俊卿。柴机械师给他一支烟，两人点起

来，气氛很和谐。柴机械师说：“老史啊，我想不通。你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啦，在部队上混了大半辈子，连个营职干部都没混上，图啥呢么！”

中队长认认真真地说：“图啥，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陈老总头发都等白啦。咱们小萝卜头儿，不就是一块砖么？东南西北任党搬……”

这时候，飞行员狗熊从座舱里伸起两根手指，一边向下指，一边嚯嚯地吹口哨。柴机械师把烟头一甩，喊道：“你少唱高调儿，少来哩格儿楞！兔子！过来！你拿个罐头盒儿送给飞行员同志，给他接接尿……”

那盒儿是机械员盛汽油刷洗起落架用的。谁也没想到，现在竟派上这般用场。

指导员爬上梯架，从兔娃手中接过铁盒子，大头朝下扎进座舱，用两只手捧着，给狗熊接尿。于是泉水丁冬，流下梯架，流过机翼，流到我耳旁。那是我当兵岁月中，一支最好听的音乐。早在指导员给狗熊接尿以前，狗熊就是我们这帮油耗子的好朋友。后来每过一小时，指导员就给狗熊接一回尿，兔娃说：“好大的尿泡！”

那一年夏季，第九号台风从海南岛登陆，挟风裹雨，在空中搅出一个黑压压巨大无比的漩涡，奇袭广东沿海。中队长家那篷低矮龌龊的茅屋屋顶不翼而飞，泥墙颓然坍塌。一贫如洗的老婆孩儿只背着一捆行李卷儿，到部队上来找史俊卿。他们没钱打车票，行李卷也叫列车上的警察扣押了。可怜巴巴的母子俩一路磕头作揖，走进了我们的中队部。那女人看上去比中队长大十岁，有人背地里说那女人“像史俊卿他妈”。碰巧中队长也从不唤他女人的名字，只唤作“他妈”当然是指孩子他妈。于是，人们谈起那可怜的女人，便从来都是称“他妈”“他妈”的。母子俩推开门，中队长先瞪眼。他妈不敢靠前，就站在门框上，用两只手攥住孩子瘦筋筋的小胳膊。中队长问，没有信，跑来做啥？他妈说，台风把房子吹跑了。中队长说，咋没把你也